



之三 生涯規劃隨順因緣

Career Planning, Follow the Cause

■ 章淑娟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主任

近日台北分院吳秋鳳主任邀我為同仁講護理生涯規劃，讓我有機會仔細回想我的護理生涯，而結果發現我的護理生涯其實並未有什麼特別規劃，最初對護理的堅持其實是起起伏伏的……

挫折與不捨

小時候，我立志當科學家，最崇拜居禮夫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有許多同學想當南丁格爾，大學聯考沒有考上第一志願，走了一條和一般科學不一樣的護理路。第一次實習時，照顧一位老阿嬤，透過幫她洗澡，膚慰她的心靈，啓迪了我關懷人的本性，我決定繼續讀護理。但是就在小兒科護理實習時，我被另一個阿嬤拒絕了，因為我幫她的孫子拔針時，爲了止血稍用了一點力，她認定我的拔針技術引起她的寶貝孫子疼痛，不願讓我繼續在她的孫子身上練習，我很努力、我很認真、我跟她的孫子玩、我也很疼愛他，但是阿嬤已經不接受我，我又面臨對護理專業的無力。大學實習的最後一站是到澳

底保健站，我到海邊漁民家及山裡的農家訪視躺在床上不能動的老阿公和老阿嬤，透過居家照顧與家屬分享他們身為照顧者的經驗，我不捨這些需要照顧的阿公阿嬤以及他們的家人，便拾回了對護理的興趣。

不忍與不捨 克服無力感

大學畢業後到成人加護病房工作，面對沒有家屬、完全依賴護理人員照顧、面臨生死邊緣的病患，我看到、聽到、甚至聞到病患的吶喊，沒有家屬的加護病房，照顧全憑護理人員的良知，每天早上晨會過後，大家都希望自己不要抽籤到麻煩的病人(trouble patient)，而所謂麻煩的病人就是住很多天、身體很髒很臭、又固執不從、病況垂危的病患，這些麻煩其實大多數是護理人員沒有好好照顧導致的結果，我每天希望而且也致力將自己的病患照顧的乾乾淨淨、穩定的交給下一班的同仁，只等待病患轉出加護病房的一天。有時病患病情惡化，家屬跪在床前請求我們全力搶救的時候，因為知道病患復原的希望渺茫，對家屬無言以對，只能陪著他們掉眼淚，病患往生時，一面為他們執行遺體的清潔工作，一面以上臂衣袖拭淚，默默的在心中請求他(她)原諒我沒能照顧好讓他醒過來。我希望自己是醫師，可以直接救治病人，但是我是一個護士，只能陪伴膚慰。一種無力感驅使我想要離開這樣的環境，於是申請轉調衛生署。當我要離開這樣無望的環境前，剛好聽了台大護理學系陳玫秀老師的一堂課「慢性病患的無力感」，聽完課後，我發現無力感不是只有我，病患面臨疾病的折磨才是真正的無力感，而我卻打算選擇離開他們，於是我去向醫政處長官道歉，撤回了商調申請，繼續留在照顧病人的崗位，做我的小護士。

化危機為轉機 向病人學習

因為個人興趣加上單位的需要，我參加了小兒科加護護理訓練班，就在訓練結束後，剛好有加護病房的小兒科病房護理長出缺，需要由受過加護護理訓練且通過護理長甄試的人來擔任，而我剛好符合資格，於是最年輕的年齡開啓了艱難的護理行政工作，但正感壓力極大無法承受時，巧遇學校出缺小兒科護理助教，才辭去護理長職務轉任實習指導老師，而且繼續進修碩士班研究所，實習時有機會直接照顧癌症病童和高危險新生兒，讓我從深入照顧的經驗學習，不但了解



兒童的發展和疾病對他們的衝擊，且融合理論的運用，給予適切的照護，從照顧幼兒，我向堅毅的母親們學習到如何照顧病童，體會母親如何在逆境中成長呵護孩子，這對我擔任護理人員和身為母親有很大的啟示，對兩者角色都有了不同的體會，護理人員像母親保護照顧孩子一樣，要呵護照顧病患。

緣在哪裡 運就在哪裡

本以為畢業後可以留在母校任教，卻因為外子任職的公司遷到花蓮，我跟著來到這偏遠的地區，選擇了有教學和臨床發展潛力的慈濟醫院，我被分配到最不熟悉的內科病房，因為不熟悉，學習卻比付出的還要多，因緣際會，我成為熟悉內外科、加護病房、產兒科的各科護理專業領域的少數護理專業人員之一。

人生真的能規劃嗎？已婚的護理人員可以想想看，我們的另一半都是原來自己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白雪公主嗎？當我這樣問聽課的台北慈院和花蓮慈院同仁時，絕大多數的答案是否定的。高中最要好的同學就讀醫學系時，立志畢業後要效法史懷哲的精神，到蘭嶼服務，讓我好生敬佩，因為當時的我完全沒有這種犧牲奉獻的想法，結果二十年後我在偏遠的花蓮服務，她卻離不開繁華的台北。外子原來計畫到國外進修，我只想著我可以在國外做護士賺錢供他讀書，穩定生活做個好妻子，事過境遷後卻變成他支持我的學費和生活，讓我不斷進修。我生性愛讀書且喜歡做研究，在碩士班進修時，同組唯一的同學和我兩人因著當時個別的興趣，相約計畫未來她走臨床服務、我走學術路線，可以一起合作進行研究，結果數年後卻變成我留守臨床，她在學校教書，這不是很微妙嗎？

人生的際遇只能說一個「緣」字，緣在哪裡，運就在哪裡，能隨緣而積極從事就是最幸運的人，因此能隨順因緣把握當下，就是最好的規劃。 ☎

